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约·奈哈特转述 陶良谋译

黑麋鹿如是说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约·奈哈特（熊熊燃烧的彩虹）转述
陶良谋译

黑麋鹿如是说

——苏族奥格拉拉部落一圣人的生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

John G. Neihardt

BLACK ELK SPEAKS

Being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

Translat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32, 1959, 1972 by John G. Neihardt

©1961 by the John G. Neihardt Trust

Introduction ©1979 by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publisher wishes to thank
USIA for making this edition possible.

黑麋鹿如是说

——苏族奥格拉拉部落一圣人的生平

[美]约·奈哈特 转述

陶良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插页 7 字数 160,000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27-1502-7/I·905

定价:8.8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黑鷹(左)和麥鹿在跟野牛比尔的西大衛
演出團在欧洲旅行演出时所攝



1945年9月黑麋鹿和奈哈特在松树山脊
举行的苏族胜利庆祝典礼上所摄



黑麋鹿的签名
(按印第安人的方式)

谨以本书中的优良部分

回赠给

六位老祖宗

和

我的民族中的诸位伟人

——黑麋鹿

引 言

小瓦因·德罗利亚

二十世纪产生了一个充满着相互冲突的幻想、深刻的情绪和无法预言的事变的世界,而随着活动的步伐的加快,掌握住生命的本质的机会便减退了。电视广播等媒介把我们胡乱投入数不清的体验之中,这些体验会使前几代的人困惑,似乎在我们中间激起了奇怪的孤独感,跟人性的历史这个现实脱节了。我们的英雄淡化成仅仅是一个个人物,被销毁而遗忘了,于是我们贪婪地寻求更多的途径来表达我们的人性。反省思考是我们一切活动中最艰难的了,因为我们不复能在吞没我们的大量感觉中建立相对的重点。这样的时代似乎阐明了永恒真理的经典表述,而伟大的智慧在一堆普普通通的格言中显得特别醒目。

十分幸运的是,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里,当我国轰鸣着进入了新形式的工业时代,一位姓奈哈特的内布拉斯加州的诗

人往北旅行,到了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保留地^①,为他的关于西部历史的经典史诗搜集材料。他们的谈话和友谊竟产生了一部宗教经典,也许是这个世纪的唯一的宗教经典,这真是我们的物种具有生生不已的活力的明证。《黑麋鹿如是说》原来出版于1932年,当时人们仍旧相信进步与工厂产品的装配线是等同的,而大萧条不过是不可避免地千年盛世迈进的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插曲。这书的雄辩的启示,在时代的混乱里消失了。这书并没有遭到拒绝,但也没有得到它在今天所享受的尊重。事实上,接受这书的态度反映了一种过分罗曼蒂克而又过分简单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宗教都是具有某种有效性的,如果它能阻止我们的兽性行为的话;即使宗教真理的最原始的表现,也是努力要与西方文明这一更大的现实相结合的。

《黑麋鹿如是说》并没有随着其他当代作品被人遗忘。通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它吸引了一个稳定而忠诚的读者群,对于巩固大平原印第安人宗教信仰的实质性的东西,这书提供了可靠的表述。在北美大平原、苏族和具有西部心态的人们之外,知道这书或听信它的启示的人,为数极少。但危机增加了,当我们理解了未来的冲击^②、无声的春天^③和

① 指松树山脊印第安人保留地,位于南达科他州西南部,奥格拉拉部落居住在该保留地西部的白河边。

② 指人的行为及价值观念的急剧改变给人带来的冲击,是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1928—)在《未来的冲击》(1970年)一书中所创用的。

③ 指大自然受到有毒化学物质的破坏,导致鸟语花香的春天的消失无遗。典出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1907—1964)的书《无声的春天》(1962年)第一章。

使美国恢复活力等的涵义，人们开始寻求被工业主义和进步所无视并压倒的更加宏大的宇宙真理的一种普遍表述。在六十年代里，兴趣开始集中于印第安人和他们似乎代表的某些宗教精神的现实上。在这领域里的其它文献中，不论那些学术论文有多少曲折变化和细微差别，《黑麋鹿如是说》在涉及印第安人的宗教的文献中，明显地占据着支配地位。

今天这书已成为数百万人所熟悉的读物了，其中有些读者原来对黑麋鹿的部落，苏族的奥格拉拉，没有明确的概念，而别的一些读者是通常甚至不喜欢印第安人的。烟斗典礼的宗教精神的框架、黑麋鹿的生平与所见的幻象的故事，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研究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宗教的性质及其主要内容的论文，则运用本书作为标准，以此来判断其他专著和解释性的文章。如果有任何伟大的宗教经典在这个世纪里或这个北美大陆上出现了，那么，它就一定必须与《黑麋鹿如是说》在一起接受评审，必须经得起这种比较必然招致的批评。

然而，这书最重要的方面，倒不在于它对那些想了解一些大平原印第安人宗教信仰的非印第安人的影响，而是它对当前年轻一代的印第安人的影响，他们正敢作敢为地在宇宙性现实的结构里寻找他们自己的根。对他们说来，这本书已经成为北美印第安人所有部落的圣经了。他们读它是为了寻找精神指导、社会学上的认同、政治的洞察力和对印第安部落生活的连续不断的实质的肯定，这种部落生活如今正受到电视广播等的严重腐蚀；而就是这些电视广播等正在使美国其它社区解体。

黑麋鹿把他见过的种种幻象告诉约翰·奈哈特，因为他

想把奥格拉拉部落的某些生活现实传给后来的世世代代，并且人们不由猜想，也许还想同一个意味相投的人来分担他那些尚未应验的幻象的重负。今天这书这样流行畅销，黑麋鹿会大吃一惊的。他也禁不住要为此欣喜的。如果古老的帐篷搭成的圆圈、拉科他^①的神圣的民族之箍以及古老的日子都被一个科学时代的机器粗暴地砸得粉碎了，如果它们再也不能具备传统的意义了，那么，形象和梦的普遍性必将证实：在印第安人之间，将出现一个新的神圣的箍，一个紧密的社会的、新的圈子，其庄严堂皇将远远超过往昔。本书已经变得那么重要，今天你每参加一个讨论印第安人宗教的会议，听到一系列印第安人的发言，总不能不回忆起本书的那些具体的相应部分，正是它们在当代研究工作的背后唤起并阐明了这些“真正印第安人的”信仰。

同这书的成功一样，未来跟它现在的成就对比起来，显得更是前途无量。我们还没有见到有一代神学家涌现出来，那是伴随着伟大宗教传统的诞生所必然会有有的。现在这一代印第安大学生也许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先驱者。基督教和佛教都花了五百年才把它们的创导者所传播建立的普通真髓在神学和哲学的框架里确切地表达出来。奈哈特的《黑麋鹿如是说》和《树木开花的时候》，以及约瑟夫·爱泼斯·布朗的《神圣的烟斗》，这些黑麋鹿神学传统的基础读物，眼下满有希望成为北美印第安神学法规，或者至少成为它的核心，它作为一种观察世界之道，有朝一日将向东方和西方的传统提出挑战。在

① 又名达科他人，通称苏人，为北美大平原一主要的印第安部族。

黑麋鹿所见的幻象里，我们确凿无疑地看到同宇宙中其余的一切自有一种天然的关系，虽无法庭审判似的案例，却始终一贯地、统观全局地把对一切宗教那么重要的牺牲的主题结合进去了。

近来的争论集中在奈哈特的文学作品闯入了黑麋鹿信仰体系这个问题上，有的学者说，这书反映的奈哈特的东西多于黑麋鹿的东西。大家认为我们难以分清到底是在和黑麋鹿还是和约翰·奈哈特谈话，究竟这幻象是否可作不同的解释，书中所表达的确凿重点是不是这两位诗人的乐观主义，他们在现代世界里迷惘若失，把单调乏味的事物变成了一个理想世界。这有什么关系呢？伟大的宗教教义的本质是：它包含着每一个理解它的人，而不同的个性与表达出来的超验的真理成为难以分辨。所以，就由《黑麋鹿如是说》说去吧。它以简单而引人入胜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人类经验的一个方面，并鼓励我们加强我们内心最好的东西，这就足够了。黑麋鹿和约翰·奈哈特很可能对这个说明点头赞同，并且继续他们的谈话。这就好了。这就够了。

序

我第一次遇见黑麋鹿是在 1930 年的 8 月间。当时我正在创作《弥赛亚之歌》，它现在被列为我的《西部组诗》^①的第五卷，也是最后一卷叙事诗。它涉及的是白人称之为“弥赛亚狂热”的大运动——这一个伟大的救世之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兴起于绝望的印第安人之间，结束于 1890 年 12 月 29 日在南达科他州受伤的膝盖溪的大屠杀。

我曾带了我的儿子西格德到松树山脊印第安人保留地去，目的是想寻找一位曾在“弥赛亚运动”中很活跃的高龄巫医，说不定能设法引导他给我讲讲这件事的深层次的精神意义。我认识许多苏族奥格拉部落的人已经好些年了，在年迈的“长发”们之中有我的好朋友。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我倒并不缺乏资料。我掌握的事实，既来自文字档案，又来自经历过那个时代、分担过伟大的希望和悲惨的幻灭的老人们的回忆。我的目的所需要的是：通过亲切的接触而有所体会和感受，而不止是听人讲讲就接受的东西。（也许熟悉我的《弥赛亚

之歌》的那些读者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的。)

W·B·科特赖特先生那时是松树山脊印第安人事务处的战地主管官员,是我的作品“迷”,特别熟悉我的《印第安战争之歌》^①;于是通过他,我了解到有一个名叫黑麋鹿的苏族老人,住在秃秃章山之中,在印第安人事务处东边大约二十英里的地方,靠近有杂货铺和邮局的叫曼德逊的小镇。人家告诉我,黑麋鹿是“某种传道士”——那就是说,是个“威查沙—瓦孔”(圣人,教士)——在“弥赛亚事件”中曾起过相当重大的作用。再说,黑麋鹿是疯马^②的远房堂兄弟,而疯马正是我的《印第安战争之歌》的主要英雄人物;黑麋鹿对这位伟人的酋长是很熟悉的。

所以,我的儿子和我开车赶往曼德逊去找老人,试试我们的运气可好。飞鹰正住在那儿,他是我有点儿认识的口译人员,他愿意同我们一起到曼德逊西边约两英里处黑麋鹿家里去瞧他。在路上,飞鹰说,他担心老人不愿跟我说话。我问他为什么,并且补充道:我已多年同印第安人相处,他们总是愿意同我谈话的。“哦,”他说,“这老人有点儿古怪。上星期,有位女士从内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市专程来看他。她要写一篇

① 这部史诗是诗人奈哈特花了三十五年以上的工夫写成的巨著,内容从密苏里的开拓一直写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印第安人的反抗,笔墨翔实生动。

② 这是《西部组诗》的第3卷,出版于1925年,写西进的白人和大平原上的印第安诸部族争夺野牛出没的草原的最后一次大搏斗。

③ 疯马(1849—1877),苏族奥格拉拉部落的酋长,曾率领苏族战士于1876年6月25日歼灭美国将军卡斯特及其部下。第二年,投降后被杀害。

关于疯马的文章，而疯马是这老人的远房堂兄弟。我带她去拜访，但老人不愿意谈。他几乎是瞎子了，斜着眼睛对她看了一眼后说道：“我看得出你是一位面貌漂亮的妇女，我能感觉得出你是善良的；但我不想跟你谈这些事情。”也许老人会同你谈的，可是我拿不准。”

我自己也开始怀疑起来了，因为首先，我知道一位圣人的见闻是被认为神圣得不该打听的。然而，即使除了老人熟悉疯马之外别无其他理由，我还是迫不及待地要同老人见面；而且，作为男人，我可能要比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士幸运得多。

顺着一条穿越毫无树木的黄色山丘的道路，走到头便到达了黑麋鹿的家——一座一居室的圆木小屋，泥屋顶上长出了野草。两个住在路上望得见的类似小屋里的“长发”老头儿骑着矮种马跟随着我们，好奇地想知道道路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那一带地方，除了天气变化就没有其他事情发生了——除了太阳、月亮、星辰的运行之外就没有什么了——老人们除了等待昔日再来外就无事可为了。

我们到达时，黑麋鹿正站在松树枝叶形成的绿荫旁边。时值正午。我们离开时，太阳落山了，飞鹰说：“倒有点儿怪，看老头儿的样子好像知道你要来的！”我的儿子也说他有同样的印象；等我认识这伟大的老人几年以后，我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深信老人确实是知道的，因为他必定具有超自然的神力。

同黑麋鹿握手时，我告诉他我同奥马哈印第安人^①以及

① 居住在內布拉斯加州东北部的部族。

许多苏族人都很相熟；我此行是来同他结识，并关于以往的岁月谈一会儿。

“啊——赫——赫！”他说道，说明对我的建议表示满意。我备有好多包香烟，就把烟分给周围的那些人，特别留神照顾那两位不邀自来的客人，他们蹲在他们的矮种马附近，背对着我们，保持着表示尊敬的距离，不想闯进来，但要参与会见的迫切心情丝毫不减。于是我们席地而坐，吸着烟，默默地等待着。

黑麋鹿以其几乎瞎掉的眼睛凝视着地面，仿佛把我们都忘记了。我正要先说些什么来打破沉默时，老人抬起眼睛向口译人员飞鹰瞧去，说道（说的是苏族语，因为他不懂得英语），“我坐在这儿时，能感觉到坐在我旁边的这个人心里有一股强烈的欲望，要想知道另一个世界里的事物。他被派来学习我所知道的东西，我愿意教给他。”

他又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对坐在我们身边的他那小孙子说话，孩子便奔到山顶的圆木小屋去了。孩子立刻就赶回来，带来一件神圣的装饰品，我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原是属于黑麋鹿的父亲的（他也是位圣人），父子两人在神圣的典礼上曾使用过好多年。它包括一个染成蓝色的皮革做的星，蓝星中央，挂着取自野牛胸口的一条皮和老鹰翅膀上的一根羽毛。这装饰品悬在一个皮圈上，以便戴在颈子上。黑麋鹿把蓝星拿到我们眼前，说道：“你们瞧瞧，这就是晨星。看到晨星的人就会见多识广，因为他将变得聪明伶俐。”然后他举起老鹰羽毛，说道：“这意味着‘瓦孔——通卡’（伟大的神秘者）；也意味着我们的思想应该上升得高高的，像老鹰一样。”接着拉起那条野牛皮，他说道：“这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美好事物——食物

和居处。”他把那装饰品递给我，说道：“我的朋友，但愿你全部具备这些能力。把它戴在你的颈子上吧。”

我感谢老人，照他的指示，把它戴在颈子上。于是我们大家都默默地抽了一会儿烟，黑麋鹿垂下脑袋，凝视着地面。

最后，老人开始谈起他在青年时期亲自见到的一幕幻象。我后来才知道，这是赋予他神力的幻象，他零零碎碎地提到它，显然是只想引起我的好奇心，因为当着一伙人的面，他没法无拘无束地畅谈那么神圣的一件事。我断断续续听来，仿佛是凭借片状闪电的短促照耀，半是看见并半是感觉到一片新奇而美丽的景色。

我时常打破老人漫长的沉默，提到那些邪恶日子开始、白人霸占土地之前的昔日。我追忆那些伟大的战役，那是苏族人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他便彬彬有礼地回答；但愈来愈明显的是，他真正感到兴趣的却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物”。

太阳快要落下去了，黑麋鹿说道：“有那么多东西要教给你。我所知道的一切，是为了传给人们才赋予我的，而那是真实的，那是美丽的。我不久就要埋在青草下面了，这一切便将丧失了。你是被派来抢救它的，你必须回来，以便我能教给你。”我就说道：“我一定会回来的，黑麋鹿。你要我什么时候再来呢？”他答道：“等到春天青草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比划着长得一手宽那么高的模样。）

他的儿子本曾在卡利斯尔^①上过一二年学，那年冬天，我通过本同黑麋鹿通信，就来年春天一个为期较长的采访作

① 宾夕法尼亚州南部一城市，卡利斯尔印第安学校的所在地。